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[6]

霜叶恨



- 霜叶恨
- 神玉壁
- 大毒宴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6

霜叶恨

○ 霜叶恨

○ 神玉璧

○ 大毒宴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霜叶恨 ./西门丁著 .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40-7

I. 霜… II. 西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0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⑥

霜 叶 恨

SHUANGYE HEN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福州屏山印刷厂

(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: 350003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2.875 印张 2 插页 283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—211—03740—7

I·75 定价: 14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

作者简介

西门丁,原名王余,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,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,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,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,成为职业写作人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西门丁电子信箱: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霜叶恨

- 千里奔丧 (3)
神捕出马 (41)
浴血夜战 (75)
借刀杀人 (11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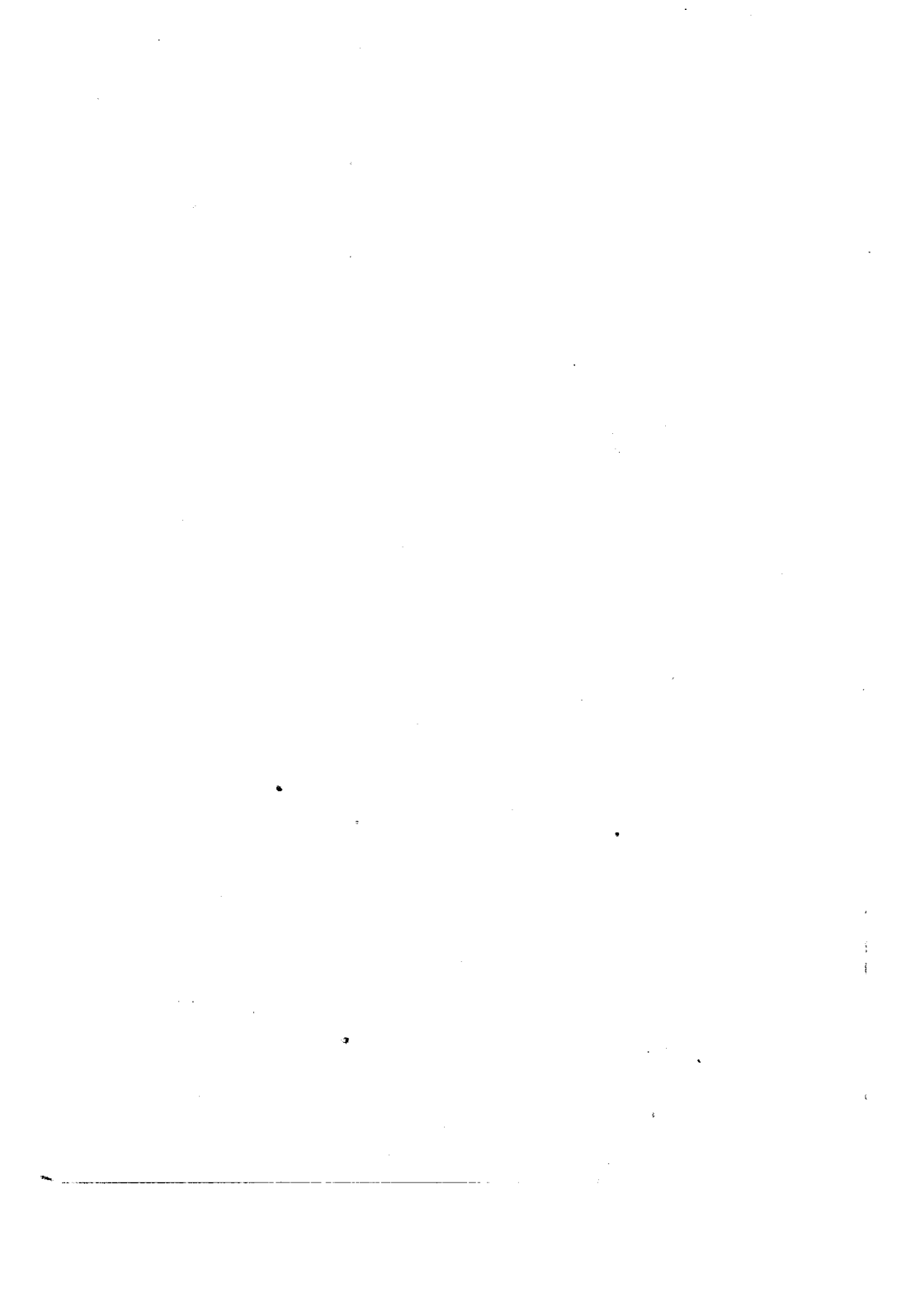
神玉璧

- 奔丧惹祸 (137)
家破人亡 (158)
疑点处处 (181)
偷天换日 (212)
谜团未解 (234)
诱敌现身 (255)

大毒宴

- 喜筵变毒宴 (273)
狡计天衣无缝 (295)
湖心藏杀机 (325)
苦苦追查 (346)
湖中之湖 (367)
再生奇变 (388)

霜 叶 恨



千里奔丧

苍穹一片白蒙蒙，檐前如挂上了晶莹剔透的珠帘。

院子石地上不断溅起水珠，沟渠积水“哗啦啦”地淌着。雨已下了大半天，炎热的暑气早已被这场大雨冲涤冷却。

未几，一缕香烟忽自花窗中飘出，飞入在雨中。

烟雾停在半空，只挣扎了一阵，便被雨水化散了。

“笃笃”的木鱼声，以及“当当”的铜磬声随即传了出来，接着又响起一阵低低的诵经声。

雨天，黑暗的降临来得特别早，此刻，白蒙蒙的苍穹已泛起一片灰暗之色了。

这是坐落于湘南香花岭下之红花庄。红花庄虽不大，但在湘南一带名头却颇响。

半晌，堂上木门倏地“呀”的一声打了开来，木鱼声及诵经声登时响亮了许多，香烛的烟雾也自里面散了出来。

一眼望过去，厅堂上设着一个灵堂，四周挂了几幅挽联，写的大多是些英年早逝之类的句子。

灵堂边立着一个瘦削的中年汉子，一脸悲伤，堂前四个和尚正在做着功课。

木门打开不久，立即走出两个年轻的剑客，都是双眉深锁，腰悬长剑，一望便知是练家子。

左首那个白衣青年抬头看了一下天色，喃喃地说道：“想不到今日竟是个留客天！”

右首那个青衣青年却长叹一声：“小弟却料不到大哥会

遭此厄难，英年早逝！咱们三人同游衡山之约便……”

白衣青年似受了他的感染，也轻叹了一口气：“二哥，古人云‘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不测之祸福’，诚哉斯言！谁能料得到小别三月，便与大哥人鬼殊途！好不令人惋惜！”

青衣青年石飞庆眉头一皱：“三弟，假如今次咱们不先回家，而是直接跟大哥来此或上衡山，说不定大哥便能免却杀身之祸！”

白衣青年谷超远一拍剑柄，咬牙道：“现在遗憾经已太迟！假如能找出凶手，小弟必把他碎尸万段，方能泄心头之恨！”

“只不过连蒙总管也不知道那凶手是谁！”

谷超远回身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雨又未停，咱便留在此处过夜吧，顺便问一问大哥被杀的情况，说不定能猜出凶手的身份！”

石飞庆喟然道：“愚兄正有此意，咱已来过多次，料蒙总管也不会不欢迎！”

话声刚落，木鱼声及诵经之声便戛然而止。

但听大厅内那瘦削的汉子道：“诸位师父辛苦了，请先至偏厅用斋！”

那四个和尚收拾起经书、木鱼，向他合十行了一礼，自侧门退出。

那中年瘦汉便是此红花庄的总管蒙白，他抬头望见石飞庆及谷超远，忙招呼道：“两位少侠亦请至后堂用膳！少爷新丧，庄上一切紊乱，礼数不周之处，尚请两位见谅！”

谷超远急道：“蒙大叔如此说，未免太过见外！”

石飞庆却问道：“不知范伯父知道此事否？怎不见他在此？”

蒙白叹了一口气，喟然道：“敝庄主游历四方，行无定踪，蒙某已派人发出消息。只是还未见他回来！”他说罢便关上了木门。

三人鱼贯穿过一道暗廊，走向内宅。周围立陷入寂静中，只剩雨水滴地声，以及偶尔的风吹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

天色已全暗了，庄内亮起的几点灯光，在风雨中了无生气，又透出一股苍凉飘摇之感。

倏地，一阵“希聿聿”的马嘶声响遍全庄，惊醒了沉寂。

蒙白、石飞庆及谷超远三人如三枝离弦之箭，自内射了出去。

“何方高人夜闯红花庄？”

蒙白目光一瞥，脸上登时变色。只见庄外人马杂沓，一字排开三四十对人马，人人脸蒙黑布，刀剑在松油火把下闪着寒光。

那火把也不知用何物制造，雨水竟不能把其淋湿，附近被照得光如白昼。

蒙白目光一及之后，身子迅即一抖，脱口道：“黑衣黑裤，蒙面黑马，来的莫非就是‘旋风铁骑’？”

一个颀长身材的蒙面人仰天打了个哈哈：“算你还有点眼光！”

蒙白脸色再一变，沉声道：“不知贵当家的率众驾临敝庄，有何指教？”

贺铁骑又打了个哈哈：“贺某做的是什么勾当，旋风铁骑吃的又是什么饭，难道蒙总管竟然不知道？”

蒙白尖啸一声，向庄内示警。

贺铁骑笑道：“蒙总管又何必如此不识时务？红花庄吃

的是庄主‘流云剑’范长春、红花夫人以及少庄主范经天的名头，如今这三人，前者不在，后两者早已含恨九泉！贺某还有什么顾忌？你召集那些庄丁出来，只徒然多增死伤而已，于心又何忍哉！”

原来这旋风铁骑是横行于湘赣一带的流寇，人数虽不多，但由上至下个个武功高强，是以连那些开山立柜的山寨也惧之几分，寻常的庄院民宅，更常遭洗劫。

这贺铁骑是大头领，底下还有两个拜把兄弟，一个名唤马从车，一个名唤谈计生，都有一身出类拔萃的武功。那个谈计生更是心机深沉，睿智聪明，在行动之前，每能把对方情况查清楚，谋定而后动。是以这许多年来，旋风铁骑马蹄所至之处，无往而不利。

旋风铁骑还有一个特点，昼伏夜出，行动如风，出没无常，是以一些武林大户吃亏之后，要想伺机报复，也往往难以如愿！

当下蒙白心如打鼓，缓吸了一口气，略把心神定下，然后问道：“贺当家口舌果然厉害！不知所求若干！”

贺铁骑背后的马从车，扯着破锣似的声音道：“念在贵庄少庄主新丧不久，咱便讨一万两银子作个利钱吧！万两对范长春来说，根本是九牛一毛。”

蒙白冷冷地道：“可惜敝庄主开支也十分庞大。”

马从车哈哈笑道：“这个当然！他三个老婆，三个庄院，开支哪能不大。”

谈计生忙道：“不必多废话，姓蒙的，这一万两你到底拿不拿出来？若说一声不字，这红花庄便将变成停尸庄！”

蒙白抱拳道：“三位当家该知敝庄主不在，又何必来难为蒙某？请三位暂回，过些天待敝庄主回来之后，在下把实

情相告，涼庄主念在諸位的雅量上，說不得會派人親送一萬兩與諸位。”

賀鐵騎哈哈大笑：“姓蒙的，你是個傻瓜還是頭狐狸，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！實與你說，老子們若非得知范長春不在庄內，今日也未敢來動他！”

談計生接口道：“咱們喊三聲，假如蒙總管尚不識時務的話，咱便不客氣了。”

石飛慶再也忍不住，“鏗”的一聲抽出長劍，喝道：“旋風鐵騎實在欺人太甚！”

谷超遠也把長劍掣出手上，道：“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！紅花庄今日若把一萬兩雙手奉送與你們，將來江湖上還有這號人物么？”

賀鐵騎叱道：“哼！你兩個是什麼東西？”

談計生附耳道：“這兩個小子今早才來紅花庄，是范經天的義弟，一個叫石飛慶，另一個叫谷超遠。”

賀鐵騎冷哼一聲：“無名小卒耳，不足為患！”

談計生提高聲調叫道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

蒙白長嘆一聲，道：“蒙某的確想答應三位，只是剛才少庄主的靈魂對在下表示不能答應！”說罷抽出一柄單刀來。

賀鐵騎臉色一變：“姓蒙的一張嘴太刁，大伙兒上，不必手下留情！見一個殺一個！見一雙殺一對。”

談計生也道：“對，斬草除根，免却後患。”

馬從車也不答話，掣出一柄泼風刀，一挾馬腹，向蒙白衝過去！

蒙白正想應戰，不料石飛慶比他更快，一柄長劍斜刺里劈了過來，擊向馬從車的肋下空門！

馬從車大罵，喝道：“小子找死！”一扯繮繩，馬匹立

起，人的位置同时改变，石飞庆那一剑便自削空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欲超远一个箭步冲前，长剑急刺马腹！同时大喝道：“蒙总管，快组织人手抵挡。”

马从车泼风刀一沉，向长剑格去，冷不防谷超远身子一偏，长剑改刺为削，“喀嗤”一声，登时劈下一只马脚下来。那匹马“希聿聿”一声悲嘶，后脚一蹬，向上一蹿。

谷超远笑道：“倒也倒也。”

果然马从车猝不及防，被抛下马背。

石飞庆轻啸一声，一个箭步飘前，长剑急刺，激得空气“嘶嘶”作响，望马从车的心窝戳去！

猛听一声暴喝：“小子，红花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！”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成长枪分心斜刺石飞庆的胸膛。

这刹那，石飞庆猛吃一惊，急切间，一偏身，收剑护胸，那枝长枪堪堪在肋旁刺过！

与此同时，马从车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自地上弹了起来，泼风刀划了半个弧圈，急急劈向石飞庆的头颅。

谷超远忙道：“二哥小心！”身子一偏，闪过一个旋风铁骑成员的袭击，长剑一撩，挑开一柄单刀！随即双脚一顿，跃将起来，向马从车后背扑去。

人在半空，正待运力，忽见一成长枪自下向上刺来。

这一枪，来势极急，红缨撩人眼神，他不敢大意，长剑一圈，击在枪杆上，身子随即坠下。

未待他站定，一条钢铜已望他头顶砸下，急切之间，未暇多思，谷超远长剑向上一横，“当”的响了一声，铜沉剑轻，震得谷超远一条右臂又酸又麻。

这刹那，谈计生已挥动铁骑向蒙白冲杀过去！

蒙白一刀当先，率着庄内的武士拼死抵挡。一时之间，

杀声震天，惨叫声此起彼落。

天上雨水犹未止，众人却似已忘记了这回事！

短兵相接之下，旋风铁骑大占优势，庄内的武士人数虽不少，死伤却颇大。

蒙白又怒又急，忙道：“快斩马脚！”单刀用力一劈，荡开谈计生的长剑，身子一伏，在地上滚了一转，右手一挥，刀光过处，那匹马的一对前脚便自断了。

猛听一阵马匹嘶鸣，那马一对断脚望他踏下。

这时刻，蒙白猛吃一惊，来不及直起身来，只得再滚动身子闪避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一柄鬼头刀挟劲望他后背斩下。

当那匹马受伤之刹那，谈计生已先一步跃离马背，凌空一个盘旋，扑将下来，长剑急刺蒙白的腰际。

眼看蒙白即将溅血当场，只听一阵“啪啪”的弓弦声响，五六枝长箭自庄内围墙上射将过来！三枝直取谈计生，另三枝射向那个使鬼头刀的汉子。

这一着大出人意料，谈计生没奈何收回长剑，把箭击落，他的手下亦只得挥刀挡箭！

蒙白趁这一纵即逝的良机，一曲腰，弹将起来；喝道：“长箭取马！”

话音刚落，第二蓬长箭立即射向马匹。霎时便响起一阵人声马叫，旋风铁骑的阵势，不由一乱，气焰也为之稍挫。

贺铁骑与马从车合战石飞庆、谷超远，占尽上风，迫得对方连连后退。

贺铁骑目光一扫，急道：“赶快弃骑！老四，你带一批人攻墙！”

谈计生也忙道：“分一半人兜往后庄！只要解决那些弓

箭手，事情便好办！”

旋风铁骑的成员立即弃骑，迅即分出一半人手兜往后庄。几个轻功较佳的，便试图跃入围墙！

蒙白见此情况，脸色登时大变，刚才但求孤注一掷，已把庄内青壮之武士全部集中在前庄，以便背水一战，希望能挫挫对方的锐气！不料对方经验丰富，立即采取了相应的策略，怎么教他不急！

谷超远及石飞庆都已负伤，情况更加危急！

蒙白当机立断，喝道：“赶快入庄！墙上弓箭手射住阵脚！”

那些武士未待他说罢已一拥而入，可是此刻双方已短兵相接，加上对方抛弃了坐骑，目标不显著，那些弓箭手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蒙白等人固然全部退入庄内，而马从车等亦随之冲入，形势更形危急。

忽听一声“笃”的木鱼声响，有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黑夜登门杀人，施主们造下好大的孽，当真佛祖也要生嗔。”

不知何时，庭院中已多了四个身着黄衣的和尚，为首那人年届五十，一脸慈祥，手执着一串佛珠，合十猛喝：“施主们停！”

马从车激风刀手起刀落，“扑”的一声，砍下一个武士的头颅，怪叫道：“和尚，你是个出家人，还是别蹚浑水的好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惨叫声再度响起，和尚不由嗔道：“施主既然执迷不悟，也莫怪出家人出手狠辣了！”只见他用手一扯，捻断佛链，拿起一枚佛珠，曲指一弹，“呼”的一声，

如箭矢般射出，“扑！”佛珠射及一个黑衣汉子的麻穴，那人登时跌倒地上。

那和尚佛号未止，又倏地射出了三枚佛珠，中者无不瘫倒在地。

贺铁骑大怒，长枪一分，变成两枝短枪，踱前几步，双枪齐出，一取和尚的小腹，一刺和尚的手腕。

“好罢，施主既然执迷不悟，贫僧惟有舍命陪施主玩几招！”和尚说罢，手掌倏地一落，切落在枪杆上，双脚一错，上身旋飞，另一枪便自刺空！

另三个和尚见师傅出手，连忙飘前，冲入人丛中，帮助红花庄御敌，可是这三人的武功跟乃师坐云相差太远，对大局不起作用！

贺铁骑离开战圈之后，蒙白、谷超远及石飞庆以三敌二，才堪堪战个平手，偷眼一看，庄内的武士经已死伤大半，不由心头怦然。

蒙白更是睚眦欲裂，呼道：“蒙某跟你们拼了！”单刀一卷，和身扑上，直砍马从车！

马从车冷笑一声，泼风刀一晃，却不与单刀接实，身子迅速一偏，手腕随之一沉，反削蒙白的手臂！

石飞庆急呼道：“蒙总管小心！”拼死冲前，一剑侧刺，把泼风刀接了下来。

谈计生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自顾尚且来不及呢！”长剑似游龙般飞至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在石飞庆肩上削下一层皮肉来！

谷超远双眼尽赤，骂道：“狗强盗！今日咱们即使死于此处，也得把你的命先收拾下来！”长剑晃动，一口气使了十七招，招招都是煞手的招数。

蒙白忙道：“两位少侠快走，这是红花庄的事，你们不

必多管闲事。”

谷超远杀得性起，喝道：“什么多管闲事，范经天是咱们的结拜哥哥，红花庄的事，便是咱们的事！”

蒙白跺脚道：“你们再不走，也是徒然牺牲而已，赶快去紫云庄报讯才是上策！否则全部都死绝，谁来替咱们报仇！”

谈计生狞笑道：“何必再动心思？一个也跑梆了！”

这时，“霍”地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雷声，雨下得更大了，银光如白蛇在天际乱窜，猛见后庄冲起一股浓烟，看来旋风铁骑已攻破后庄！

幸而雨大，火势难以蔓延，蒙白双眼如要喷火，尖声叫道：“红花庄的弟兄们听着，今日事机危急，已不能死守，你们能跑的都跑吧！有什么事都由我蒙白一人承担！”

他开口喊话，雨水立即灌满了他的口腔，他“咕嘟”一声吞了下去，喘了口气，续道：“石少侠、谷少侠，你们也跑吧！请把事情告诉敝庄主，叫他替咱们报仇！”

石飞庆及谷超远还未来得及答应，只见远处爆来一个尖锐的啸声，随即有人道：“二姐，好像有人来咱红花庄寻衅！”

在不远处有人答道：“三妹，快去看看，刚才喊话的好像是蒙白，看情况，时机经已十分危急！只不知长春来了没有！”

蒙白这刹那如吃了一剂补心药似的，精神大振，振声呼道：“弟兄们不用怕，二夫人及三夫人赶来了，看来庄主随后也就赶到！”

这一喊，红花庄的武士都恢复斗志，拼力咬牙浴血苦战起来。